

臨川集

冊五

卷一

上

卷二

卷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

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
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
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
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
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
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
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
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
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
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

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
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
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
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
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
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
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
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
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
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

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

有也不知從何許人 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
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
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
苦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
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
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
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
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裨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
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裨身
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

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推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推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摧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

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
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旣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
明減闡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
旣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旣多或棄或焚
或充雜用此稅旣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
旣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
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
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旣仰巨商須憑
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
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總計不細是力禁之
損四也又旣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

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
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旣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
瀚堆積熬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
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
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
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
己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己
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
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
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旣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
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
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

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
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剷本之
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
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
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
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
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
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
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
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
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
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
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
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
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
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
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剗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
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
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
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
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

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

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
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
產爲仙人之騏驎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
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
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
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
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暝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
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脰
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
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
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